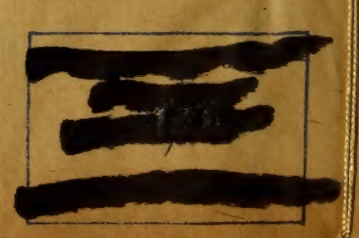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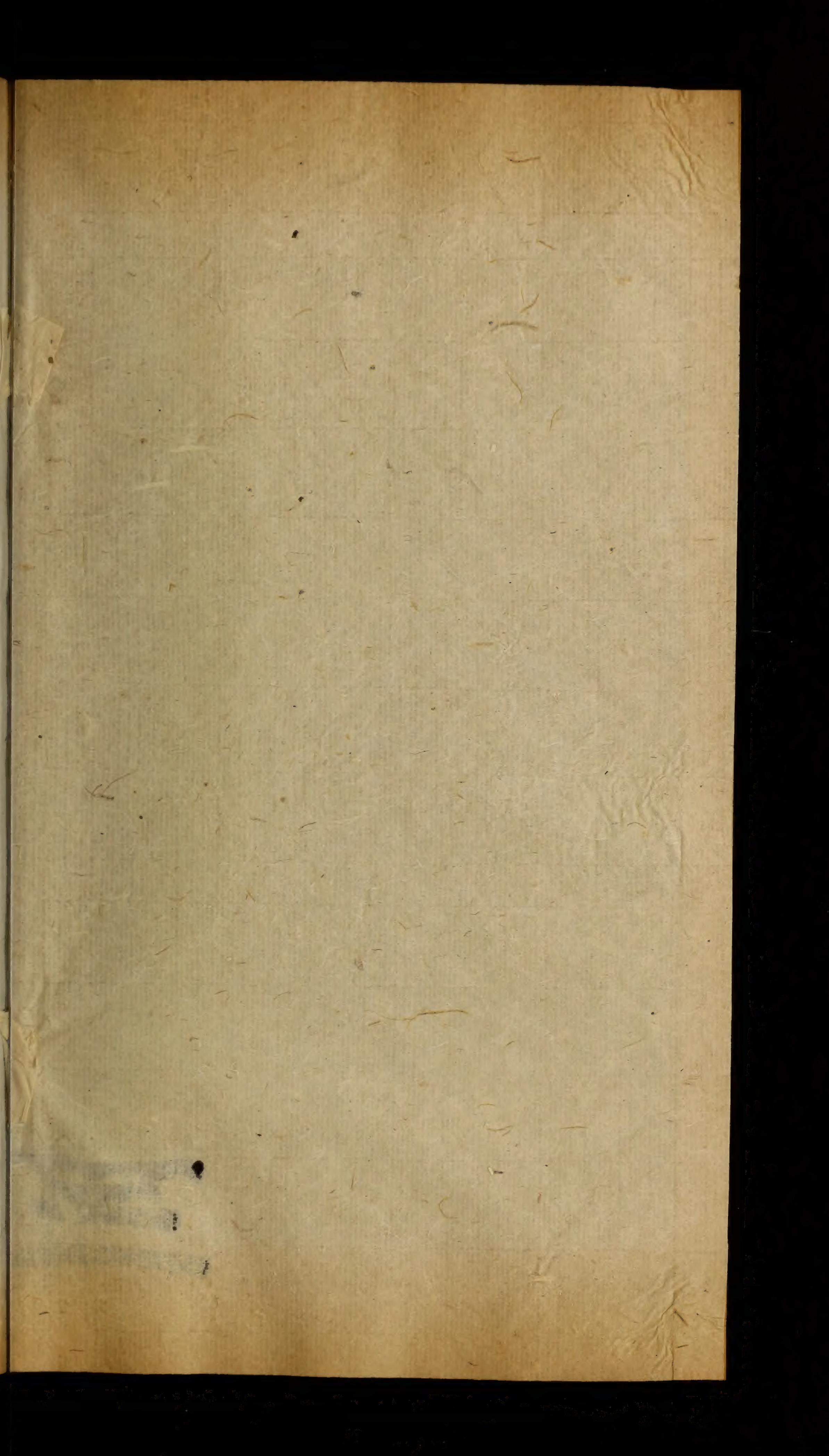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14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六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徽宗皇帝

【綱】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秘）之。

【綱】三月。金人來索糧。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綱】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

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綱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

綱 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綱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蔡京復相

綱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絛音叨。

綱 河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吳乘權等《綱鑑易知錄》

吳本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六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静專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徽宗皇帝

【綱】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綱】三月。金人來索糧。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綱】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

蔡京復相

遷潛善為戶部侍郎。[綱]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綱]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字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綱]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絛音叨[綱]河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文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綱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且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下曰鬚上曰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綱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見五二卷五。）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凡九世。共二百二十年。）

綱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是爲西遼）

綱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忌之。自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京遂解職。）

綱 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

綱 六月。封

宦者童貫爲廣陽（今直隸順天府）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綱】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目】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際，止也），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歸魁去聲）然（獨貌）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

器之眞鐵漢

有狐升御榻而坐

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淡之也）。餌以餌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哲宗年號）八物。曰器之（安世字）眞鐵漢。

【綱】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綱】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目】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羅去聲。巡也。）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斃之。

【綱】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离不。

分道入寇。自平州入燕山。綱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目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卒。頭髮也。持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綱名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歷名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綱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目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鬱。今山西大

同府蔚州應今大同府應州州。及飛狐今大同府廣昌縣靈丘今大同府靈丘縣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聞粘沒喝自雲中即大同府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汝家刓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擴還報。請貫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㧕母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納張覺。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㧕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今太原府河北。今直隸大名府以大河為界。用存

張孝純止童貫[illegible]

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耻奪也。不知所爲。即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亦作支吾。小柱爲枝。斜柱爲梧。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

子平。粘沒喝引兵降朔州。今大同府朔州。克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綱金斡离不入檀薊州。見上卷二八。郭藥師以燕山見上卷三二叛降金。藥師帥所部兵劫蔡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金盡陷燕山州縣。斡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綱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府濬縣。綱以皇太子為開封牧。目帝以金師日逼。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

東幸計已定命李梲拙先出守金陵今江南江寧府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綱】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目】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王師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

守文虛中
詳略

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諂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衛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見七四卷二六行幸局暨諸局務綱名熙河見七四卷

李綱刺血上疏

五二經略使姚古秦鳳見上同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綱以吳敏為門下侍郎。目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見五十卷十八。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名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

閒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尙以號名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書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綱】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綱】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目】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

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綱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綱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綱遣給事中李鄴使金。目告內禪。且請脩好。去聲鄴至慶源府。斡离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目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陳東上書

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刱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陳尸也)諸市朝。傳(轉去聲。驛遞)首四方。以謝天下。

六賊異名同罪

雲閒劉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不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為害也必矣。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盜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果行。惡見其不能有為也。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

梁方平黎陽之潰

帝在東宮，初無失德，立遭強胡，二年，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於五國城，悲夫。

綱 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目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綱 梁方平之師潰（會）于黎陽，金人遂渡河。目 金斡离不陷相（今河南彰德府）濬（即濬縣，見上五）黎陽，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忽也）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俱見上四）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亦望風

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梲同知院事〔綱〕竄王黼于永州今湖廣永州府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今開封府杞縣盜殺之開封尹聶昌遣武士殺之〔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目〕帝聞斡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

李綱守東京

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及自太原還京三。(見上)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石)之。中矢而踣(同仆)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今江南鎮江府)

【綱】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卽汴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整兵也)

【目】宰執議請帝出幸襄(襄州。今湖廣襄陽府)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

李綱力陳不可出幸

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見五

十卷十三。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猝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衞擐患貫也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衞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

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綱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綱 金斡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内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目 癸酉。斡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名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

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去聲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离不謂之曰汝

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見上卷二九）之人在漢者割中山（今直隸眞定府定州）太原（見上四）河閒（今直隸河閒府）三鎭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委）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瑞）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墜）

李綱卓識

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棁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

三鎭帝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幷持三鎭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罰。編竹爲之渡壕豪。城下池也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李公抱負

李綱比顏眞卿

雲間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王韓啇不之軍。必有以懾服金虜之言。如顏眞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啇不圖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啇何以和爲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註 顏眞卿見五三卷二三。韓退之名愈。見五七卷五。

綱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綱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目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

道援兵得達。【綱】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目】師道至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聞斡离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見四一卷曰。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見三四卷三三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

年高天下稱爲老神。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去聲）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上見）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賢入聲）頏（杭。謂相與上下。不肯降禮也。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注。飛而上曰頡。飛下曰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

道請綏給金幣於金。俟彼惰歸，扼而殲（尖，殺也）之。盡諸河

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義]虜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梃以撻金虜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欽宗昏庸，而不能遂二公之願，惜哉。

[綱]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目]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見上三），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見上八）。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旬。順習也）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見十一卷三十三）之轍，不可復

姚平仲襲金不克而遁

蹈疏土。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大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綱】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目】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盧含反。婪亦貪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

李綱必勝之計

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吸文也移取誓書復三鎮見上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見上六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去聲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道使趣促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見上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酌斬也敵營欲生擒

神臂弓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綱 罷李綱以謝金人。

目 斡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去聲動。金人異之。

陳東上書請復用綱

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莫領之命駐於汴河（在開封府城西）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會虛中追（去聲）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辦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發明 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謂得好

李綱社稷之臣

李邦彥等社稷之賊

惡之正矣

目 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去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計（見卷七十二）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議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

入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搴牽揭也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祖猶云唱喏敬言也而散吳敏奏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綱】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綱】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質義】高宗還矣意也天其或者為太祖之後而設歟【目】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次日金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見上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綱】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

稱呂先見

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綱】詔割三鎮地以畀祕金。

金斡离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目】初金人佗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異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罷兵也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

速講求。不聽。綱李邦彥免。目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綱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梲爲尚書左右丞。綱宇文粹中罷。綱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舌)彥質以兵入援。目姚古种師中及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師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閒(諫)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聞上聲)故迄無成功。綱种師道罷。目中丞

許翰談老种師道

吳敏爲楊時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見七卷二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見十六卷十八九自呂望太公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上聲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懲也，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綱]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目]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畱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

學。因名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綱】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目】粘沒喝攻太原。見上西。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見同上。固守不下。平陽府屬山西。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今山西沁州。沁音侵去聲。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今山西潞安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今山西澤州。【綱】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

張孝純守太原

張確死節

時三人皆從上皇行。【綱】梁方平伏誅。【質實】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潰於黎陽也大書伏誅厥罪正名【綱】王孝迪罷。【綱】以聶念入聲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目】初上皇南幸九見上童貫、高俅求等以兵扈戶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由傳轉去聲驛遞也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語聲也。言貫等為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成都府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上聲此數人，自可不勞而

宗帝從之。綱金粘沒喝還雲中。四見上 留軍圍太原。綱

三月。張邦昌李梲免。綱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 栗 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目帝名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 徽宗末年號 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 蔡京蔡攸童貫王黼 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

識者恨唐恪

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譙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廣義]羣賢彙征。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能傾者。以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之。[綱]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綱]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目]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見上十二。又十八。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見上八。宣諭使。駐滑州。見同上。姚古爲

李綱迎上皇

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閒。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閒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綱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目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辟君也猶言復位於鎮江。見上九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見六六卷二五以書開改革政事之故。且名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去聲）之。苛誅（責也）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見四九卷二六）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見四七卷十）。綱遂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屬義】嗚呼。李公善處徽欽父子。其即韓魏公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傳

致

誠明幾闇

哉[音]韓魏公見六[綱]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屛丙太上左右[註]九卷十九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聞而多疑升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綱]立子諶忱爲皇太子[綱]以耿南仲爲門下

侍郎趙野免。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綱]召河南尹焞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目]焞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師事程頤紹聖哲宗年號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哲宗初年號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

和靖處士

尹母

善養祿養

楊時疏斥王安石

靖處士。遣戶部尚書梅執禮及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目】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管仲商鞅之）術飾六藝（六經也）以文（去聲）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音怪）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上聲）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語聲也）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音蟹）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

王安石萬世罪人

楊時以道事君

种師中殺熊嶺之敗

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靜軒周氏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姦肆虐踏矩循規嗣是歷哲徽二君或紹聖或崇寧日積月累其弊彌長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僞作三經以簧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濁亂罔非醞釀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吹紛紜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

【綱】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目】太原圍二見上不解詔种師中

由井陘（刑。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與姚古掎角。（見二十卷。）師中進次平定軍（今太原府平定州。）乘勝復壽陽（今太原府壽陽縣。）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見上二。）留兵分就畜牧。覘（見上卷四。）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朔）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見四六卷九。）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整兵也。）約姚古及張灝（豪上聲。）俱進。而輜重（載衣物車。）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阬。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

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六至威勝。見上二十又二一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石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鎗·鎗本字力疾鬭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見上同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妥置古於廣州。今廣東廣州府而贈師中少師。綱六月。詔諫官極論闕

崔鶠論蔡京馮澥之姦

失。目右正言崔鶠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皆神宗年號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見七一卷二四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見五三卷三五勅說陵夷見五二卷十六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歟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教樸敢言之士以遺去聲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砌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哲宗初年年號之治

蔡京姦邪類王莽

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實持政柄倡紹述見七三卷十九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怪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綱】名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

【發明】師道老將而名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乖刺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擠之乎直書於冊失自見矣

【目】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許翰書杜郵二字遺

以爲憂歎朔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蓋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上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蛤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蟹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見七卷十二字以遺去聲綱綱

蔡京姦邪類王莽

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見七三卷十九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謟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 怪 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孽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綱] 名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

[發明] 師道老將而名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乖剌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擠之乎通書於冊失自見矣

[目]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許翰書杜鄭二字讀

以爲憂歎朔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蓋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上二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蛤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見七卷十二字以遺去聲綱綱

李綱手書裴度傳賜李綱

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見五八卷三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八。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緩也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促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鐸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去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路允迪免。綱謫左司

天狗星隕

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目]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陳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今四川重慶府合州）酒務。[綱]天狗星隕。（有聲如雷）[綱]尋（見五卷十三）出紫微垣。（見六卷六九）[綱]秋七月竄蔡京子儋州。（今廣東瓊州府儋州）道死。（死於潭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童貫趙良嗣伏誅。（竄貫於吉陽軍良嗣於柳州皆誅於所）[綱]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會于太原。[目]綱西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即懷慶府）造戰車期兵集大舉。

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見五三卷十四）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見上四）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促）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見上二六）劉韐屯遼州。（今山西遼州）幕（幕府見四一卷二二）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舌）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今山西汾州府）范瓊屯南北關。（見上二十）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

欽宗任李綱不專

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并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今太原府文水縣）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在文水縣卜子夏嘗居此故名）於是威勝軍隆德府（見同威勝）汾晉（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澤（今山西澤州）絳（今平陽府絳州）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綱】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目】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

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今湖廣長沙府）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綱】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斡離不發保州。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保州今直隸保定府。）

【綱】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尚書左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綱】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目】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王禀死節

方笈韓揆三十八人死節

張克戩一家死節

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後又再立。故名。中太宗御容赴汾水在太原府城西。死。通判方笈及轉運韓揆等三十八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見上知州張克戩勇畢力打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綱　蔡攸朱勔伏誅。

綱　以王寓宇為尚書左丞。

綱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覺胡安國于遠州。

目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坐事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名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且曰始

刘珏當制

胡安國封還詞頭

退耿南仲間其言而惡之力間諫於帝帝不爲上聲動去

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去聲如安國者實鮮上聲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稅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今揚州府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休假也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

[illegible]四道

劉竑死節

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入服其論

【綱】罷西南勤王兵

【目】金師日逼南道時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黄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綱】金斡离不陷眞定都鈐拊轄劉竑死之

【目】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於井陘見上二五敗績斡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眞定竑率衆晝夜

呂好問禦金之策

搏戰。久之城陷。胄巷戰。麾下稍稍散亡。胄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意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綱】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今江西建昌府。【綱】金遣使來。金二曾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幣儀物。及加其主徽號。【綱】罷御史中丞呂好問。【質義】前既逐李綱。今又罷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由是知金之滅宋。則固非金之滅宋也。乃宋之自滅耳。【目】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滑。見上。邢。邢州。今直隸順德府。相。見同上。之。

咸怨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見上十二上）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綱　名种師道還尋卒

目　師道次河陽（見上二八）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名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諡曰忠憲

綱　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目　先是遣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鎮（見上二七）賦入之數至是雲還言金人必欲得

汪伯彥受知康王
岳飛遇康王

軍濟河。遊奕即遊偵謂之細作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於尚
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割與。以紓舒緩也國禍。何㮚
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一旦棄之。且金入無信。割亦
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
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昔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帝悟乃止。綱金粘沒喝陷
卷七。兵法。有神力。能挽弓。折彥質師潰。會金入遂渡河
定。募敢戰士。飛與焉。軍請和。綱下哀痛詔。徵兵于
王。以爲承信郎。綱何㮚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慈

郭京六甲兵

傳爲尚書右丞㮚主戰州[廣]嗚呼天道之密人豈能
仲不合少[儀]測哉假使康王投足虜
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自五十二年
廷其信然矣[目]雲伺請康王
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
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
士副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
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州今河南彰
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州德府磁州守臣宗澤迎謁
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
棗尤尊信之文有劉孝
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王雲奉使過磁相相州卽
彰德府勸
之京嘗曰非至
危急吾師不出[綱]遣耿入堡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
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
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奸賊也執雲殺之時斡离不

何㮚諫棄三鎮

下哀痛詔

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自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

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王如相。服囊鞬（見五六部卷三二）

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

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

因曰。河北（見上二）之民皆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人岳飛少負

爲民父母而棄其子爾 民春秋孫（孫武見四九卷四）吳（吳起見五）

河東（見上）諸州郡李回（同） 三百斤督八石。劉韐宣撫眞

陷西京（洛陽）詔馮澥使金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

四方綱詔王雲副康王 能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

宗澤諫康王

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
庭。則必不能延南宋一
之祚。天其或者錫胤毓
往使。諮雲以資政殿學
鎮。王由滑濬。上俱見八至相
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
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
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
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
勿北去。厲聲指雲曰肯

守。與唐恪耿南 [綱] 以郭京為
罷為開封尹。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
金。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
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
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
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
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
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
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
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
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
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
仲奔相州。[目] 斡离不亦遣使
命耿南仲如河北。斡离不集

霍安國等死節

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見上二九。鈐拑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淵入聲其目而臠戀上聲。切肉塊也。之。南仲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今河南衛輝府。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奔相州。見上。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綱】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綱】金人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國及通判林淵等十三人皆不屈被殺。安國一門無噍類。【綱】金斡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邀帝出盟。【目】斡离不自眞定

張叔夜勤王

今直隸眞定府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粘沒喝自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來會。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衛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

綱　李回免。

綱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目　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

詔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之避祿山。見五十卷十三。暫詣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圖幸雍。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帝不答。綱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㮚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㮚為尚書右僕射。夜兼中書侍郎。綱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綱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朱子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綱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目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為然。

密草詔囊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以蠟爲丸置詔其中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衞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煙入聲軍民感動

【綱】彗星出長竟天見六十九卷

【綱】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目】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㮚數趣促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

不用种師道言

墮死於護龍河。塡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賊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兵皆潰。會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謂扼而殲諸河。乘其半濟擊之。之言見上十五又十八。以至於此。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許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粘沒喝軍奉表

請降。㮚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㮚為孫傅，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寧天下之笑歟。君播遷，由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康王次東平

綱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發明　春秋紀兵代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議。次于東平，議之也。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既受大元帥之職，又領速入衛之言，父兄受厄，危如累卵，此義之所當勇者，況諸將奮發，兵威稍振，王宜斷以大義，帥師解難，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惑汪伯彥之邪言，違宗澤之正議，怯懦恐懼，僅次東平，直書于策，深譏之也。書法　春秋見七卷八。

目　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為

君父望入援何啻飢寫

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同寨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今直隸順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齎平聲蠟詔見上。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好去聲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緩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啻試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蟬淵。今大名府開州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

汪伯彥沮康王入援

宰相誤我父子

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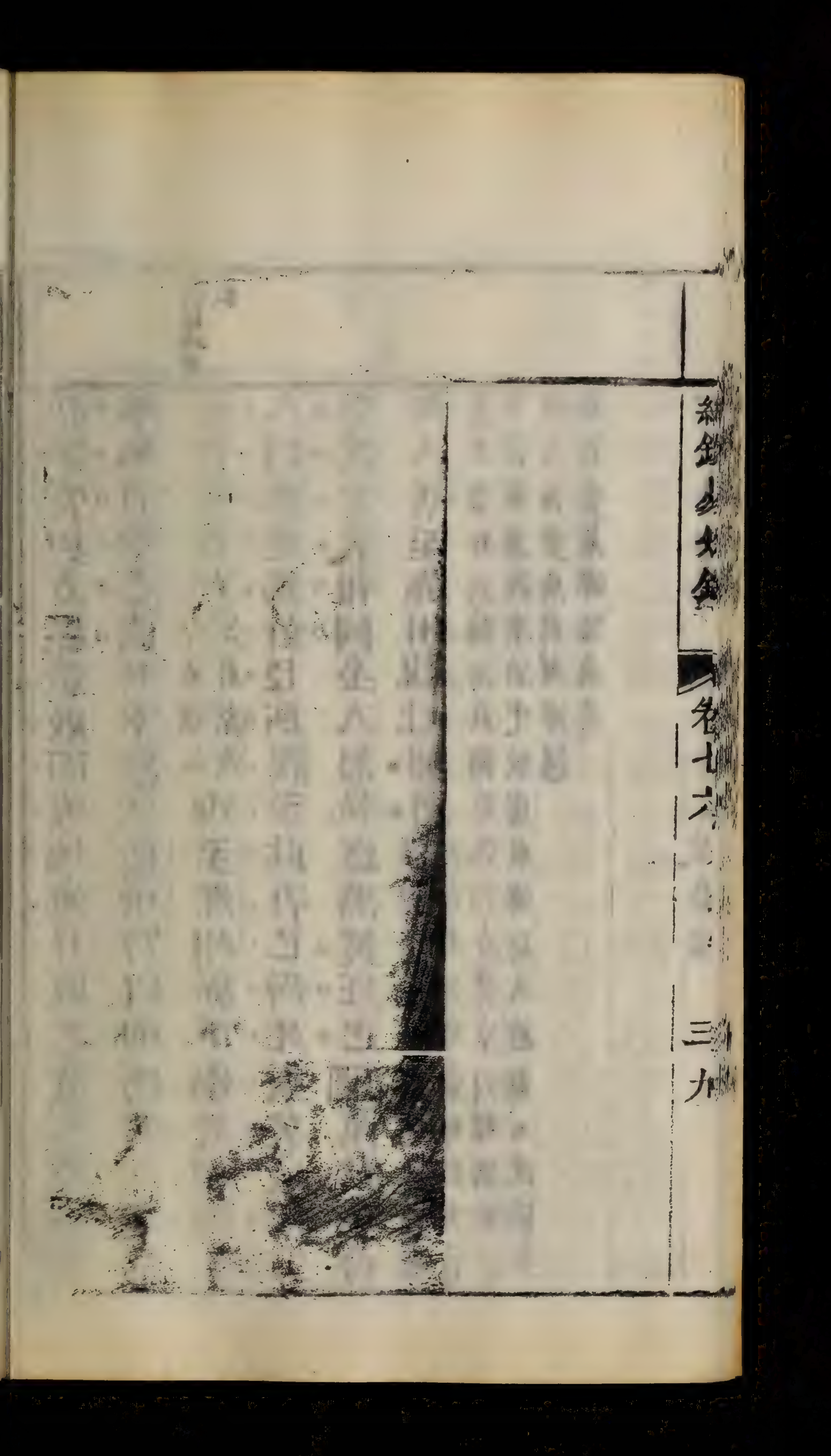
綱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秘）金。

目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荀）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

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道不戰而失
地他日取之無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

歐陽珣忠義

奉使割深州今直隸定府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
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
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綱范致虛會
師入援至鄧州九見上師潰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僧趙宗印宗印徒大言
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金婁室以精騎衝之
不戰而潰死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武關在
陝西西安府商州潼關
在西安府華陰縣東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七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欽宗皇帝

【綱】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目】陳過庭至兩河。河北。河東。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綱】帝命太子

監國。復如金軍。〔目〕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慮。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金營。粘沒喝營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

〔綱〕河東割地使劉韐自經于金軍。〔目〕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

劉韐從容死節

宗澤衛州之捷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見二三六卷 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耕衣。酌巵支。酒器。飲酒而縊。意金人歎其忠。瘞意。埋也。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至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殮同顏色如生。【綱】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河南衛輝府【目】澤自大名見上三八卷至開德。今大名府開州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吸。徵兵之書。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

不可不死中求生

與仁府曾楙（茂）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衛河之南。衛河在衛輝府城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壘，軍壁。）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綱】遼耶律大石（見上卷二）建都于虎思。（西遼王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

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元康國

綱 大風霾埋雲霧四塞霾見七一卷十九

綱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目 帝自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金主晟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开音牽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君立異姓吾當死之京城巡檢范瓊逼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哲宗年號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檄吸開封尹徐秉哲盡取諸王皇孫妃主。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聯屬祝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棄。施也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人又逼上皇名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吳开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詹入聲懼也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

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益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名聞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然併累若（汝也）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撾（職瓜反擊也）破其脣噀（巽噴也）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短）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

李若水罵賊死節

康王次濟州

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綱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綱 康王構次濟州。

目 王有眾八萬。分屯濟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諸州。金人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齎濟平聲蠟諭見上卷三六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統

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鐸）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綱】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目】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名叔夜紿（臺上聲。誑也。）之曰。孫傅

金人議立異姓

張叔夜不肯署狀

唐恪書名飲藥死

馬伸獨奮

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俱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飲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委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評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壽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綱

金立張邦昌爲楚帝

吳革死節

二帝北行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目]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殺之。是日風霾（三見上）日暈（運日傍氣）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目]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入北去。〔目〕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見上卷八）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今開封府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覿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京師為之一空。

宗澤欲邀還二帝

宗澤在衛（見十）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見同上）濬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從代渡

呂好問說張邦昌

大和嶺至雲中。【綱】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目】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禁中也。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

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迎康王。雲間張氏曰。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己之時。今乃順衆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綱】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發明】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功請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蓋創業之與中興。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西方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爲宗者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絕矣。故書康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爲比而擬議之哉。其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目】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

聲罪致討。悔可追邪。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見卷三十九）所宜熟慮。他日噬臍。（見卷四十七）悔無及矣。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王不許。張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僉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舒）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

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見五三卷八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大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見上卷二二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

旁城火光屬天

想見十一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祝）天請帥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見六六卷二五）朱勝非來言南京（見同上）藝祖（始祖也謂太祖）興王之地（見同上）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見七二卷十三）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見七三卷二一）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見上卷三一南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

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汴京撤簾綱遙上請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綱耿

李綱至太平上疏

南仲免。名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宣綱再貶寧江。今江西九江府。金兵復至。淵聖欽宗。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今湖廣長沙府。被命即帥湖南治長沙府。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名拜右相。趣赴行在所。見三三卷五。中丞顏岐。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咸沮之。帝皆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見十九卷二十七。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今江南太平府。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撓。

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雲閒張氏曰欽宗時李綱爲羣小所沮抑卽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卽位召用李綱而羣小不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國也如此爲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綱 馮澥免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目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去聲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

者衆矣。綱乃止。【綱】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論主和誤國割地罪也。【綱】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以誣謗宣仁聖烈皇后也。【[illegible]】李邦彥等以主和誤國而竄。京·蔡確等以誣謗宣仁而追貶。此亦撥亂反正之宏綱也。故備書之。【綱】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目】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見六八卷十三。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矍覺。驚顧貌。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吭。咽喉也。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何㮚、孫傅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綱】金人陷河中府及解。蟹。今山

郝仲連死節

西平陽今平陽府解州絳今平陽府絳州慈今平陽府慈州隰今平陽府隰州諸州。【目】金婁宿以重兵壓河中。今平陽府蒲州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發明】死節之臣。綱目無不予之。今郝仲連實得死節之宜。綱目合書日郝仲連死之。今書不然。豈仲連之死。抑亦有可議者邪。非也。張叔夜自若。縊於海。無有所遺也。綱目豈偏於善善者哉。味乎分注。其義得矣。【綱】以宗澤知襄陽府。屬湖廣【目】澤見帝應天。上見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綱】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目】靖康中所以蠟書以蠟為丸置書其中冒圍募河北見上卷三三兵士民得書喜

張所請用兩河民

還京城有五利

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見同上）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見同上）繼割兩河（見上卷三八）其民怨入骨髓（髓上聲）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

姚崇十事要說

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綱〕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目〕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綱力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開元元年冬明皇欲相姚崇崇先設難以堅帝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一政先仁恕二不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豎不與政五絕租賦外貢獻六戚屬不任

臺省。七。大臣接之以禮。八。羣臣皆得披逆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權奸爲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今陝西西安府爲上。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次之。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

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升數。上聲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見五一卷十五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膾。獪亦狡也勢

李綱非姚崇所及

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雲間張氏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哉。史稱姚崇宋璟爲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爲宋璟之流。非崇之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顚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爲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

李綱事難於宋璟

李綱劾張邦昌

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

綱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綱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避 目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徽宗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欽宗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

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宣公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事見四卷廿六。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見十九卷二八。又二十卷六。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

呂好問附黃潛善持兩端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勿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名黃潛善等語（去聲）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廣長沙府）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

規模

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綱]贈李若水。霍安國。劉𨧪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目]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

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治直隷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蓋兩路國之屏（兩）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恆州今山西大同府）代（今大原府代州）太原澤（今山西澤州）潞（潞州今山西潞安府）汾（今山西汾州府）晉（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河北所失者眞定（今直隷眞定府）懷（懷州今河南懷慶府）衛（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濬（今大名府濬縣）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

李綱薦張所傅亮
李綱立軍法

急臣恐竭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莫進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李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

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綱〕子旉 孚 生。大赦。〔目〕特書曰子旉生者。重國本也。

〔綱〕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綱〕遣宣義郎傅雱 滂 使金軍通問二帝。〔目〕初黃潛善白遣雱爲所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 晉劉琨與祖逖友。志在討逆。每枕戈待旦。曰恐祖生先我著鞭。 嘗膽 越王句踐臥薪

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綱〕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別置水軍造舟江淮諸州〔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目〕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慤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挽。引車日輓隨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閡何得緡民。錢貫也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

唐人澤潞遺意 巡社

兼提舉戶部財用。懇建言。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尖）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見五二卷十一）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雌）。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綱】召好問罷知宣州。【目】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僞命。不

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入齎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愬。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今在南寧國府。以恩封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侯。

【綱】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目】澤在襄陽。見十一上。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

宗澤疏諫和議

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蟹。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是褫（恥。奪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汴都即東京也）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城上望樓也）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

李綱舉宗澤守東京

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丙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時眞定。懷。衛俱見上十六開。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

宗澤奇岳飛

運用之妙在一心

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金世讎。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趨。其勢不兩立。況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

進有功而退無功

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讎恥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讎恥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讎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綱】金斡離不卒。斡離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而已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目】李綱言。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開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

綱請領戰車之制

飛請恢復中原

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陜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綱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目所招徠豪傑。擢王彦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

用兵先在定謀

君殆非行伍中人

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楚師敗績注曳柴起塵詐爲衆走o曳牽也荆楚本號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以師衞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o絞小國莫敖楚官名皆謀定也所矍覺然驚貌顧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平據要衝峙o雉立也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

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綱 秋七月。以王燮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綱 以許翰爲尚書右丞。綱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目 齊愈附黃潛善。潛善、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齊擬再上。其鄉人嗛同銜。恨也。○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非。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見上。於是逮見十七卷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綱 以范致虛知鄧州。目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即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

李綱諫幸東南

下。見上十三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見上卷九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諫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

李綱請幸南陽

陽。今河南南陽府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兩京并南京爲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見卷六十六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干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今南陽府鄧州見上卷三一南道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

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今江南揚州府）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綱】元祐太后如揚州。

【目】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衞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東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見上十）

【綱】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目】上皇在燕山。（今直隸順天府。見上六。）謂閤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

賢否並相

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閒諫行從微道而行至南京見上七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

綱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目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見上九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

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見五卷五十二三。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綱]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太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綱] 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擧洞霄宮。

[目]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兩。見二十卷三一。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

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沮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名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

李綱知盡事君之道

張浚劾李綱

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譏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

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砍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新安胡氏曰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爲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綱】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澈

【目】東自丹陽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東丹陽人去年二月吳敏奏東爲士學錄東力辭歸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

歐陽澈徒步詣行在

陳東從容就死

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即建康見上卅三）又不報會撫州（今江西撫州府）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上見）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廁次也）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底○舍也）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山名在浙江寧波府城西南跨紹興府餘姚縣）

晉勒書史撰哀辭

李猷贖尸瘞埋之意也。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綱許翰罷。目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朝堂可乎。乃為東撰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綱封子旉為魏國公。綱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治廣東廣州府。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杭。金人圍之。彥兵潰會。走保共恭城。目彥率岳飛等

十一將部七千八渡江至新鄉。（今河南衞輝府新鄉縣。）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奧平聲。盡死殺曰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illegible]），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軍壘）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在河南懷慶府）城北，擒其將拓（[illegible]）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己，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變勝，因傳檄（吸。徵兵之書）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

相率刺面作八字

薄博逼也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今衛輝府輝縣西山。遣腹心結兩河河北河東豪傑圖舉。金人購以財求也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戚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諫遣騎兵撓

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綱]張邦昌伏誅。（詔馬伸如潭州數邦昌之罪賜死。幷誅王時雍等。）[綱]金盡陷河北州郡。[綱]冬十一月帝如揚州。[目]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許景衡亦言建康（見上二十七金陵）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見上二四）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至是諜（牒〇今之細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江南浙江）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眞宗年號）閒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

宗澤復上南幸疏

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見六六卷十。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爲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

王倫使金

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詩小雅篇辭。鞠。告也。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綱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湖廣武昌府。圖此黃汪恐義沮東南幸之謀也。目尋責授單州見六四卷八。團練使。安置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萬州。綱遣朝奉郎王倫使金。目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見十三卷二十六。往來京洛京師洛陽。閒。數卯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蛤門舍人朱弁便副之。至雲中。今山西大同府。見上七。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

下倫邀說（稅）百端粘沒喝不聽。○先是淵聖（欽宗）自雲中徙燕山（見上二四）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音心入聲）郡霫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綱】以張愨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遂陷西京（洛陽）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𤫊引兵遁蜀。

